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樂全集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葛䰟錫

樂全集卷十五

宋 張方平 撰

芻蕘論

食貨論

輕重

臣聞聖人以仁守位以財聚人故財者帝王之所以平理萬物養成羣生保邦御世安民制治之本也夫生人之用莫重於榖帛然聖人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作為貨幣

以通有無而後養生送死之物備貴賤之倫別萬物流布而不竭貿遷而無窮自燧人氏至於三王未有不以輕重之法為政者也通其變使民不倦明其天時辨其地利察其人力審其物理執權衡以御天下而操縱於其不平之間然後天地百物之情可得而見而輕重消息制於君上矣夫至動而不齊者莫甚乎人心衆趨而起爭者莫急乎財利故齊動在乎令息爭在乎均人君者出令而主均者也長則榮之短則伸之虛則益之實則損之裒多益寡稱物必

平示之以予之形而不見其奪之理使民由之不知其故而後可以制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也今國家奄四海以為富籠山澤之所產毛附之土有稅橫目之民有籍東南之美者大貝美珠羽毛齒革也西北之美者皮罽名馬也中國之產三品之金錦綺織文泉刀之利也夫鹽食肴之將鐵田農之本酒百禮之會茶衆飲之長皆管於縣官矣歷代所增橫率雜調相循俱在貨物殫竭生人困瘁然而儲廪不為之實帑藏不為之積其故何哉蓋物有貯滯利

有稽伏開塞無術斂散不時有司徒能張其空簿多設科禁勾剥奇贏累年無捨勘詰毫杪萬里待報以至令下而詐起法出而姦生蓋由不知輕重之權不達盈虛之道故畧大而規小忘遠而圖近者矣或曰司會之府實掌國財賦輿有經出納有程遵常循故謹守其度若之何輕重之為也臣應之曰今夫民有數金之業者猶知坐壓行販準時趨利持其緩急取雄井邑况於為國乎况於天下乎故夫以輕重治食貨者民足而國贍弱國可

以強其不知輕重之道者民困而國乏強國必弱請試觀於唐氏開元天寳時丕冒日出寰海平寧國本厚矣及明皇季年頗事侈費而崇禮愼矜韋堅王鉷希意圖寵剝刻百端不能開通利涂而專取於民倚法以弄權斂怨以搆禍四方騷動遂用傾危寳應永泰中承大兵之後民庶凋殘仍歲凶荒中外艱食宮厨無兼時之積禁軍絶餉畿甸百姓挼穗以供之方嶽驕將旅拒傲命違慢法度征賦不入郡縣益減而得劉晏掌租庸以羨

餘相補人不加賦自諸道巡院距京師置遞相望四方物價之上下水旱豐穰之地不浹日畢知故食貨之輕重權於掌握而能通其壅滯致天下無甚貴甚賤之物朝廷獲美利國用周濟下無橫斂民不知勞故唐世識者以為自擢筦之興通其術者惟晏一人故開元得聚斂之臣不知阜財之術直取無名若奪攘剽畧故下困上虛以强盛而至喪敗寶應得計數之臣能明輕重之法以理財通用民賴其利以衰陵而獲安泰是知輕重

平準理國阜民之本也今國家賢材良佐濟濟在廷[illegible]吾劉晏之比豈曰無人意者或任之而不盡其材數遷歷之速不暇經久之謀以集功利歟是何山之麓海之濵積貨滯利之多而不知通洩東有遺柬西有餓殍而不知聚散宂游蟊蠹之害而不知去也乎意者任之而不盡其材遷歷之遽不暇經久之謀以集功利而然爾誠朝廷圖任賢能屬以大計使得自選郎官已下至於黃綬無限畀吏惟材是用為之官屬得以輕重用事而

以成效責之必有管葛之才出焉自然和鈞齊物闗市不乏貨用足而國力贍賦斂寛而民生安矣

原蠹上篇

厥今天下生民之蓄四海山澤之富過三代逺矣賦斂所入財貨所聚加厚於漢唐内外無事無師旅戰守餽糧賞功之費無應聲卒具之征然民力益虧國用不贍中家以下衣食無餘其獘何由蓋國有三蠹而莫之恤也三蠹而不恤雖太公之經權管仲之計數雅不能措

國於安拯民之急也何謂三蠹一曰兼并夫兼并之人害農敗法上爭王者之利下固齊民之業擅斡山海之貨營林藪之饒役利細人以致富美規時輕重坐取百倍不知服田力穡之勤而菽粟餘於犬馬不知織紝紡績之勞而緹繡被乎土木馳車騰騎侔於貴戚藻井采題過於府寺因其富厚交通在勢爵可以鬻刑可以迴一悅所酬當中人幾家之產一享所費任上農終歲之功夫如是小民何以自存農人安得不流亡農人勤苦

而不能免乎饑寒而捨南畝而趨市井市井之人利奪於富强故窮而為姦盜姦盜日多誠農愈困是故民業並壓國用益虛其蠹由乎兼并也夫富人所以能占市井之利侵農民之業者以國家不為權財貨之輕重明貴賤之制度爾誠能計本末之道審緩急之令平糓物之高下視凶穰而歛發臨其利途使出一孔均其損益調其盈虛使强賈蓄家無所牟大利則權在君上惠在細人矣古者四民各食其力執藝作業以奉一君故其

役易供其求易足今邑有君長之尊里有公侯之富豪奪單弱踰冒王禁是民寡而君之者衆也先王制典其國家宫室車旗樂舞衣服飲食賓客祭祀之慶乃至冠婚喪祭之式自天子至於大夫士秩位尊卑莫不異數所以厚其别也至於制庶人之産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衣食足而信立矣故使雖富不異服無故不食珍入幣不過緇帛五兩合親不踰一肉衣食之餘皆踰分者也蓋撓枉者過直救文者以質禮義本於

朝廷風俗始乎京師上行下效其應如響今雖未能取諸古謂宜平四民之業無使富人專財盡物自其室宇車馬器服奴婢宜益為制度撙節之夫分定則易足欲寡則不爭雖積貨財無所張用則其貪聚之心知所止矣上以厚國本下以勸農事使民有讓而刑罰以省天下由乎軌道無不足之患其惟去兼并之蠧乎

原蠧中篇

彼兼并之族害農敗法誠王者之獘民矣抑庶乎游入

於釋道之道者之為蠹大也古者聖王域民分其四業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惟士者勞心而食於人農工商賈皆勞力而相養者也在昔理古朝有誠士野有誠農肆有誠工市有誠商及其下衰風教薄而民俗壞於是士飾偽行農去本業工作淫巧商通奇貨雖末路益開抑猶四民而已於後黃老之説出於秦漢晚乃更有浮屠氏至焉魏晉之後天下傾裂

永嘉之亂彛倫咸斁羌胡雜處於諸夏衣冠流布於荊吳寖淫得志而其教遂大故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至梁氏其徒益橫民益昏墊迷不知悟歷唐至今浸淫彌漫橫潰不遏先王之道不絕如綫九疇五教天人之法置而勿論凡厥庶民捨君父之尊而事其土木之像畧忠孝之道而誦其謬悠之言簡律令之法而循其戒咒之說忽賞刑之命而果其禍福之報割衣服之用而奉其莊嚴之費侵貧人之業而資其游

惰之徒上自宮禁戚里公侯下及士庶其所以信而嚮之無間然者古之教民各執其業父訓其子兄勵其弟少而習焉長而工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經俗有常民志不亂制度而立邪僻不生今天下十室之邑必有一伽藍焉衡門之下必有一龕像焉異巷朋處喜相祝怒相詛一話一言必以浮屠之言為證少而習聞長而習見如之何其不淪胥以入其流也是以源深而脉長根固而枝茂其徒滿於天下而人不知厭苦國家之帑藏

耗於上百姓之財力竭於下以人主之威權發憤而芟夷之纔息而復熾以正士之辯智扼腕而深議之言出而罪及是以其徒益張明無日星幽無鬼神前無羲皇後無周孔以誣惑蠱食於此黔首也廣殿大厦制度如帝居其徒是處羅紈纖縞其徒是衣稷粱滑甘其徒是羞而或貯積謀利坐列行販賦役不及兼侵農賈古之論理國者以為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婦不織或受之寒今釋老之游者略舉天下計之及其僮隸服役之人

為口豈啻五十萬中人之食通其薪樵鹽菜之用月縻穀一斛歲得穀六百萬斛人衣布帛二端歲得一百萬端竊度國家之制財用也上以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百官廩祿六軍糧餽其計至大矣倉庾之積仰輸東南然而歲漕江淮之粟入之太倉制不過六百萬斛而莫之登也則是釋老之游者一歲之食敵國家一年之儲也而四方列郡邊塞之地常苦兵食之不足至於天下不幸水旱之沴蟲螟之災黎氓塡於溝壑餓莩流於道

路思以賑救之而計廩積而莫之贍也則其蠹有自來矣然則柰何蓋聖人之制度也以道變化與時消息作事謀始必順而正在易節卦之象故甘節則吉苦節則凶若夫已失業之民敺而復之南畝毁其廬籍其産則所以節之不既苦乎今誠撙省其傷財害民之事稍禁其營築土木亡度之費益峻其姦盜冒法之律而無下普度霶霈之澤則不及世而亡其大半矣幸而省其大半之衣食以益於民天下其不加裕乎詩曰愷悌君子

求福不回若其賑貧窮恤孤寡禮高年存疾病蠲逋負寛賦斂簡刑罰振淹滯此誠人君布德於下受祿于天之道也卿大夫事上以忠行已以正臨下以恵則服天休命克享有家庶人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則不罹于咎自然風俗歸厚上下與足堂堂乎邦民咸乂又惡乎釋老之求哉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未有變於夷者也其是之謂乎

原蠹下篇

三代而下言治國者惟漢唐至我朝焉天下其猶故也以言乎蠹則益多矣漢以兼并唐則釋老我朝加以兵馬蠹出於一百姓有不足者蠹出於二國且虛之三蠹並生若之何而冀上下之豐給也蓋天生五材世所並用必有武備邦之大經夫兵國之衛也何蠹之云乎以夫置兵之法與古已異是以謂之蠹焉爾自三代而下逮於唐兵農一本故周氏因州里以起師旅齊人脩內政而寄軍令漢法調民代更以充邊戍唐制案籍科發

以備府兵故其人耕則為農戰則為兵未有平處安坐仰衣食於帑廪者也案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計其財用日費千金故兵貴拙速不以久為巧者懼其屈力殫貨以斃國騷民也故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今自禁衛適於州郡之冗卒不啻百萬恣口而食舒臂而衣數日為期以取賜賚是日有萬金之奉無時休息天下供億安得勿困夫用兵之術考之前世惟唐氏最為無數凡起徒役

集藩鎮之兵出於其境則食於度支故驕將悍卒陰相連衡緩師養冠邀圖寵利國力不能給輒罷釋而更厚姑息之然猶師解則費有時而息矣初天寶中廢折衝府立武士帳而兵農始判代德之後内外多難益設禁衛始立名號而有天威神策之軍至於有大征討起大徒衆必發諸侯之師故寶應建中國雖多故其所漕引江淮之粟以給關中以供兵食纔四十萬斛猶莫登焉今者運於東南輸之太倉十倍唐氏猶常若不逮也京

師之民口億萬計大半仰食軍稍之餘故在稻粟之鄉耒耜之民寒耕暑耘常無餘粒中人已下卒無蓋藏強家之儲鮮及新穀罄地之力窮農之功悉卷而西都為兵食故臣數為一燾為其置之之法與古已異矣然則奈何若夫上不闕武備下不耗國財則臣嘗有民兵之說足食足兵不廢訓練則臣嘗有屯田之論儻見採於廊廟之上潤澤而試之不十年而精兵皆在南畝矣然後寬徭薄賦勸農務本損上益下民說必以無疆捨禁

去識國用自當周贍家給人足禮義興行洋洋乎頌聲

盛德軼乎三代矣謹論

樂全集卷十五

樂全集卷十六

宋 張方平 撰

論

樂者天地之命論此下六論景祐元年應茂材異等科秘閣同日試

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生而靜者之謂性感物而動者之謂情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極蕩而不返天理將滅焉夫欲平六志之邪復五常之正使之動而不悖發而中節非樂何以和之故禮記曰樂者天地之命

中和之紀人情所不能免者其為是與故聽其雅頌之音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羽旄習其屈伸俯仰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進退得齊焉夫人内和順康易則暴慢之心不入外恭肅莊恪則怠易之色不形外肅恭而體平内和順而志正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雖甚盛德何以尚此如是則驕佚詐偽之萌悖亂奇衺之事無從起矣此固非制令之所可齊條教之所能詔其感也得之情性其發也合乎自然故

曰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不亦善人心之深乎昔聖人之防其情可言矣蓋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比節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樂作乎耳目之前感應乎心知之外故作之朝廷宗廟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肅作之族黨鄉里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作之閨門之中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君臣肅長幼順父子親三者天下之大教也樂作乎此而教成於彼非天地之命其孰能至是乎夫

命也者不待乎諄諄而諭之而後為命也有自然之道焉之謂也夫瓦絲匏革之音清濁疾徐之序干旌行綴之列鐘呂周疏之節此豈樂之云乎將外之飾者爾至有宣導順氣輔成正心應之如四時均之如風雨滌暢乎血脉浸涵乎肌膚不使放淫邪慮得接乎心術近之一身遠而化諸天下一由中和之道此為得乎天地之命乃樂之本情者也是以聖王尚之言教之大者必曰樂云謹論

聖王處民瘠土論

維昔先王疆理天下均别地域莫不井衍沃之土標敦鹵之壤辨其物性審其產利以制地貢以令地職分休易三等之地為上中錯出之賦豈固務勞敝於民乎而國語載文伯母之言曰聖人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是以能長有天下不亦異諸聖人毆民安樂之意夫亦有激而言者請試論之蓋王者之制民也分其四業列其九職皆所以勵之敦本勗之無游然

而所以去本而赴末苦南畝而甘市井者常為利之所牽焉甘利而已常心不固於是乎放邪流僻詐偽驕汰無所不至亂是用作更相爭奪至抵於辟將懲其甚寧儉無僭故曰瘠土之民勞勞則善心生沃土之民佚佚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故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沃土之民不材佚也且民之函血氣心智之動畜喜怒好惡之情夫惟賢知之明為能性其情而自勉於善中人以下習則遠矣不足則約約斯固固斯淳淳斯念善是善

生於不足也有餘則泰泰斯慢慢斯驕驕斯近惡是惡生於有餘也是以聖人知其然也思所以制節之道為之均其生業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雖富不異服無故不食珍納幣不過五兩合親不踰一肉至於婚姻祭祀居室之禮莫不為之節文夫然後民罔有踰矩敗制而後知廉恥禮義之道無爭陵鬬辨之訟矣愚謂文伯之母為此言也將以激其子無使入於惰慢而知勤儉之為令德爾不然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豈無

尚義之民是豈盡得脊土而處之者予亦在為之上者制禮以節之而已故曰其言抑有激焉謹論

治亂刑重輕論

王者法天之震曜殺戮而為威獄刑罰法天之生殖長養而為温慈惠和此德刑之本然而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故周官有三典之法呂刑有五罰之用隨時立制固不同道而荀卿之言犯治之刑固重犯亂之刑固輕其義何耶請得論之荀卿之發此論也葢言象刑之

事以為治世不當有象刑爾故其言曰治古不用刑邪是象刑固不用矣治古猶有犯刑者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乃非所以為治之道也愚以為象刑之說固不可以為訓荀卿之言抑未足以折中是皆過猶不及之辭也治古之不當有象刑則明矣而荀卿以為犯治之刑固重亦不察矣夫先王之致理也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故禮以立其本信以行其令仁以全其恕義以斷其宜訓之以廉讓成之以節文

故為冠婚嘉事之制以重其成人之禮為之祭祀共養之道以長其孝愛之心為之貴賤等級采章文物之數以嚴其奉上之誠為之聘享宴好揖讓登降之儀以篤其交接之義為之鄉射辭讓之法以序其恭睦之分為之歌樂儀節之則以保其和易之性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有一不由此者且得謂之治世乎猶懼民之未盡至於善也故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慈惠之師忠信之長以臨牧之以訓導之是故百姓無動而不遇於

善矣有一不由此者且得謂之治世乎夫如是又何重刑之有故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皆在叔世三辟之興也非治古之事也舜典曰象以典刑益稷曰臯陶方施象刑惟明皆為法象之意又何墨幪艾鞸澡嬰菲屨赭衣不純之謂哉自漢武公孫平準劉向皆引以為言何亦不思之甚乎而荀卿先矯其説抑未能折之以中故不行於漢氏諸儒故愚曰二家之説過猶不及者也其為是乎謹論

治地莫善於助論

古之制國家者上則有宗廟羣神之祀下則有朝廷百官之給故所以制財用之節其取於民必有制也孟子言三代之事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皆什一之法而謂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周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則是雖周亦助也葢三代之道夏后寡怨於民不求備於下民未厭其䙝商人求備矣而

孟子舉治地之善以助為得其義何在請試論之夫什一而籍天下之中正也多乎則大桀小桀少乎則大貉小貉故井田之制一夫百畝八夫為井共治一夫之地以為公田助者借也言借民之力以治之也地之腴确歲之饑穰此乎取之不擇焉爾故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羣祀之粢盛於是乎出事之供給於是乎節國之經入於是乎在民之蓄庶於是乎起穀祿於是乎平政教於是乎均故曰什一行而頌聲作

矣彼夫貢者校數歲以為常不計乎地之腴确歲之饑穰則是履畆之道也春秋書宣公初税畆以其擇諸善者取之故君子譏公以為於民已悉矣是故君子之作事也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則是先王之取於民也節矣所以能節取於民也者蓋有道焉節用無徹嗇費無小不貴異物賤用物不作無益害有益念四方惟正之供則戒盤遊之佚憫小人作業之勞則絶侈過之奉歲杪而會量入為出如此則能節取於民矣記曰

時使薄歛所以勸庶民也故民趨其本農狎於野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豐年樂於盈羡饑年免於轉亡於是乎樂事勸功尊君親上廉讓之義立爭奪之患息毆而從化也易矣何脩而至乎此得不由治地之法善也哉

禘嘗治國之本論

夫治國之本莫急於禮禮有六體莫重於祭祭之大莫大於禘嘗此其商人之禮乎記曰祭有四礿禘嘗烝四

時之事也禘陽之盛嘗隂之盛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隂義也故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莫敢草故曰禘嘗禮之盛也治國之本也夫治國之本莫大於賞罰賞罰誠得治國其猶指掌乎古之明君爵有德賞有功必發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禘為夏祭陽氣用事故人君順時長育因祭發賞上以明應天之序下以昭尊祖之義德義之盛由禘而見之矣傳曰始殺而嘗為秋

祭少陰用事助陰始殺可以斷薄刑決小罪故曰草艾則墨言既嘗則可以發秋政矣夫賞以春夏罰以秋冬順夏褅而發爵祿因秋嘗而決小刑賞則以厚罰則以薄此先王勸賞而畏罰之意也故曰褅嘗為治國之本其斯之謂與是故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為君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義者何謂明賞罰之情而已事者何謂行賞罰之節而已是以人君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有賜將罰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厚

賞則士勸薄罰則民服政是以和教是以成以是而治國其與幾何矣夫其厚賞薄罰之意由禘嘗而見之矣故曰禘嘗治國之本也至於後王猶舉其典則有順景風而行封爵候鷹摯而疏囚繫抑禘嘗之旨歟至於周之四時有事則春曰祠夏曰礿而以禘為三年之合祭焉為祭之名雖異施政之實蓋一順是而下雖百世其所以制治之意求其應天時而順人欲之道顧何以易此乎哉

三公為鄉老論

蓋聖王之建官分職化民治俗之道至矣內之朝廷外之鄉遂朝廷之尊莫如三公鄉遂之師莫如鄉老故周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以領州黨族閭比之屬焉其安擾邦國之道請廣其義云先王制爵位以處賢德異等儀而章貴賤則有公卿大夫士焉三公分監天下曰二伯一相處乎內三公之位也蓋論道經邦揔方而議佐王制治燮和天人故曰天子之宰通乎天下重之至也

若其中立六卿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鄉焉王置六鄉三公分領之故曰二鄉則公一人所以協比其閭里使知孝友睦婣任恤救賙之義勸導其井野使知稼穡樹藝世事學業之道賢者能者則行賓興之禮而獻於王冠者幼者則必執贄以見而聽其教飲酒於學則衆知長幼之節習射於序則衆知辭讓之貴蜡則教民敦嗇之事社則教民報本之法故夫序人倫正風俗美教化立道義其必由鄉老而且民惟邦本

固於有政后非民曷戴邦非民曷立是以王政之詳自夫家起州為之長黨為之正族為之師閭為之胥比為之長尊主其要卑治其細大則分地職奠地守而行教法小則正地比任地事以待政令以至稽其衆寡與其施舍辨其老幼分其貴賤以聽政役以待軍旅以共吉凶以詔誅賞是以上下能相親睦禮義浹洽其化不肅而成矣三代之道既衰井田之制斯壞不修州黨族比之政而為阡陌涂巷之法尊奬游末寵縱兼并分職之

仁義之師牧民無慈惠之長善無勸而惡無沮壯者暴而老者遺爭鬬辯訟之獄繁侵奪欺凌之患起仁義之道自此絶矣葢古之哲王所以用賢貴德非以為一人之利將萬民之為利爾古之君子所以居位行道非以為一身之謀將萬民之為謀爾是以尊於朝而政成於上教於鄉而化行於下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故曰王政之詳必自夫家始則三公為鄉老之義其在是矣

歸獄論

春秋賢季友季友實魯之賢公子為公室輔國人是宜當莊公之末内難數作僖叔比慶父而友殺之慶父賊子般而友不討論者皆以友為得親親之道愚特疑焉案左氏莊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使鍼季酖之及子般即位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及閔公立季氏歸而不討也故齊仲

孫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既而共仲使卜齮賊閔公於武闈又案公羊氏說莊公末年公子牙不稱弟殺也曷不言刺之季子之遏卒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爾莊公病召季子曰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牙謂我魯一生一及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於魯國飲之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殺者同君親無將

將而誅焉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若以疾死親親之道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賊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慶父使樂賊子般然後誅樂而歸獄焉季子不變也夫僖叔之與共仲皆成季之兄牙也誅之仲也行之季子推親親之道戮其罪之著者可也象日謀殺舜舜即天子位而封之有庳管

蔡挾商奄以亂王室周公其弟也而誅之故謀而未發與亂之既形罪有較也且叔牙以比慶父而死夫慶父之為臣也而賊其君為弟也而賊其兄之子季子反無討而歸獄乎微者卒使慶父再發難而終自縊焉親親之道此可謂正歟晉靈公之死也趙盾位為正卿反不討賊而史以弒君之罪加之季子雖亡而越竟苟避惡名而歸不討罪去盾幾何而公羊子又以歸獄於下為得親親之道而美之使人迹其事為姦利之名故歷世

踐而為之者相繼也抑歸獄之為效矣嗚呼季友敗法於前公羊子失辭於後而後之人又繼其惡而莫之正其說也故論著之

趙鞅論

春秋定之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公羊穀梁傳曰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君側之惡人也曷以叛

言之無君命也愚讀春秋二傳至是而未嘗不疚心焉夫二子之說春秋信長於誡勸然與聖人之用心為異聖人之言所以辭微而旨遠者豈故迂為之哉蓋亦使人可以取法而不可為利也譬之天日可望也而不可親也今二子託事立辭雖意主於誡而反為姦亂之津歧權詐之準迹故自誅錯而來稱兵構禍以逐惡正國為名者皆迹趙鞅之事也且晉自景公而下公室卑弱六卿富强政出多門漸以衰亂及此范氏中行氏之亂

而趙鞅實為禍首焉桒左氏之説初趙鞅以不忍小忿
而殺邯鄲午故午子稷以邯鄲叛午荀寅之甥而荀范
吉射之姻也故范中行氏助邯鄲而伐趙氏之宫趙鞅
奔晉陽晉人圍之而韓魏與范中行相惡荀躒欲因亂
以為利故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
始禍而獨逐趙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故荀躒韓不信
魏曼多奉公以伐范中行氏弗克二子遂伐公敗而奔
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故鞅歸于絳若其取晉陽之甲

逐君側之惡人而以地正國之事盖二子之寓言者且智伯以三臣同罪獨逐鞅為刑不均故范中行逐焉而韓魏獨以趙氏為請是亦不均矣鞅由韓魏而得歸尚何國之能正夫范氏中行氏晉國之世卿名族矣考寅吉射事君之素而惡無所載尚何君側之惡之謂自趙氏之歸而晉國無歲不用兵競與韓魏併智氏三分晉國而有之唐叔之祀用殄焉其禍始乎此也且使後世權詐者襲其迹而為之故由二家之書實粉澤之也愚

見其言不可為法而適為姦雄之利故曰異乎聖人之用心者其謂此也夫

祭仲行權論

事諸侯其國重佐王者天下正不顧小利而敗大體君可易也社稷不可亡也是之謂忠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不能固存亦不從於亂是之謂具臣懷苟且之安挾覬望之慮回惑持貳以全寵祿是之謂姦臣是故忠於社稷者何事非君徒愛君者不必利社稷逢君惡者亡

國矣此公羊氏所以賢祭仲以為知權者由是歟春秋桓十一年書宋人執鄭祭仲㫋歸于鄭公羊曰祭仲鄭相不名者賢其知權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夫鄭弱宋強勢不可拒也已當國而就執謀無所出也以弱而當強以無謀而敵有備鄭且危矣忽雖欲勿出勢得勿出哉㫋雖欲

勿入勢得勿入哉祭仲秉國之權內不及謀而外虛死
是無益於君而徒自損其國也故必從其言則君可以
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緩則哭可故出忽可故反後
五年書鄭伯哭出奔蔡世子忽復歸于鄭則祭仲之謀
效矣易曰巽以行權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權之時
義大矣君子行之所以輔正道小人行之所以成詐利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至乃三
卿之分晉田氏之得齊新莽之盜漢孟德之遷許三馬

之移魏二桓之逼晉是皆挾一人而令天下發詐機而弄神器失之為姦叛得之為英雄假伊周之名行羿浞之事者矣嗟乎公羊子之賢祭仲於祭仲之心則可然而君子惡其啟端於後世也杜説左氏曰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穀梁子曰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春秋之義有託始之貶有原情之責聖人將以示教誡明大法實不始惡猶託始焉今祭仲以陪臣事小國立君出君權皆在已貽之後人難為法

矣若夫貶一人激來世防姦之漸夷亂之階是亦聖人忍小辛示大公之旨也祭仲之貶請從二家之説

漢功臣論

漢高祖起沛入關王蜀漢還破三秦與楚人爭天下血戰五年卒滅項氏其賢傑之從君者衆矣有若蕭曹者為之腹心股肱以固其根本有若良平者運籌帷幄以出奇制勝有若韓彭者統兵帥衆以尅國擒敵有若噲歙者披堅執鋭以禦侮捍難有若隨酈者憑軾結納以

馳說諸侯有周紀之忠節以堅人心有陵勃之方厚以荷重事及其既定乎天下也則奉春論都以安其居稷嗣制禮以定其位律令以具章程以立雖日不暇給規模博遠矣大雅曰無競惟人漢所以集大命而成丕業者其信有人哉自高祖之世至歷代之士論漢初之功臣者輒曰是其得三傑而酇侯功次第一以愚論之在漢之初定論功之時則酇侯宜無與讓在歷世之議者則未之思也以愚論之漢氏之功臣叔孫氏不在良平

之下矣夫高祖自布衣提三尺劒起於大澤之中顛危艱險不濟者數矣歷數有在人多歸之忠者守知者慮勇者戰辯者說以其寛仁大度不忌不克故天下之材咸為之用卒以有成及項氏之亡羣臣諸將皆野人武士與帝同起畎畝之中素常差肩等夷者一旦而為之君臣其心不能卒服乃至酒誼殿上拔劒奮擊當是時也亂在頃刻變在須臾雖蕭曹之忠良平之謀英彭之勇隨酈之辯顧無所施矣叔孫氏一創朝儀而悍夫懾

勇夫服不施威刑不煩訓令君尊臣卑上下肅定宗廟以嚴朝廷以莊位分以叙貴賤以别高祖乃始歎天子之貴焉在成周多士矣然其成文武之業致太平之功者終在周公而周公所以致太平之迹乃具於六典之法懿夷下衰王室微弱後王所守惟祭與號而天下尚知宗周以其邦秩國典綱本所繫雖齊桓晉文立威定霸必挾王命以令諸侯猶賜胙而下拜請隧而不許降及末世韓魏之分晉田氏之得齊咸因諸侯請命於周

有封籍於文武之廟而後敢正名稱爵通於天下則知
疆域之大士民之衆甲兵之强威勢之盛不可以犯典
禮之重也不然者以齊晉之視安烈匹夫擒之耳至戰
國兵拏禍大諸侯先竊焚削舊禮之篇籍而遂僭用王
章焉然其維持邦國八百餘年雖危不亡將絶復續非
禮何以存之漢自孝惠之繼立其大臣舊將北面於孺
子之前懾然無敢有異望者及呂氏以婦人臨國坐閨
帷之中以制天下彼陵勃輩輸力服事葢束於朝廷之

儀而迫於大義也及光武中興三輔耆舊再見漢官儀至或感泣識者固以知其能復漢祚矣由是言之則知叔孫之於漢子孫所賴者也彼攻城野戰出奇畫筴特決功於一日爾周典司勳氏辨臣之六功有國功有民功有戰功者若叔孫氏其可謂有國功者歟愚故曰漢氏之功臣叔孫氏不在良平之下矣

欒全集卷十六

樂全集卷十七

宋 張方平 撰

論

中庸論上篇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聖人所以叅天人之理極性命之際舉大中之要正教化之端者也至于孟荀揚三子善惡之論則其於中庸之教異矣或問其説對曰三子之言性一人之性也中庸之

為道天下之化也夫天下之人雖風俗異宜賢愚殊品至于口之於味也必同嗜焉耳之於聲也必同樂焉目之於色也必同好焉至于心豈獨不同乎是故天下之心所同貴者五常之道也子知雨雪霧露之所從來乎是亦江河海澤之氣也噓吸而上為霖雨為時雪為霧之潤為露之濡百穀以成萬物以生天下之人曾不歸功於江河海澤而本於天者以水旱所本也人稟五行而生含好惡之明聖人因其性之所同貴者於是推仁

以廣愛制義以從宜禮以正名智以應變信以著誠天下以治彝倫以叙而民曾不知此本為已之性也而歸德於上者以治亂有繫也且夫五方之民夷貊之類嗜欲相戾言語不通其性之不率教也蓋天地之氣所肖偏者何則文王作德西戎為仁讓之邦箕子行化東夷為禮義之國幽厲淫虐成康之俗以壞桀紂暴酷禹湯之民可誅秦居鎬京而戎政興子居九夷而夷不陋被髮而祭伊川為陸渾椎髻既朝甌越為漢郡以是為言

民性何常哉惟化之從也子盍況之異物乎馬牛駞騾獸之悍者鵰鶚鷹鸇禽之鷙者馴而服之韝而役之惟人意之從也況人之靈豈如木石之不遷者耶誠如是則周衰戰國之亂亡秦之暴且數百年而下不復有漢文景自漢之末魏晉之弊五胡擾攘且數百年而下不復有唐太宗是故大化之行也則天下之性如一人大亂之作也亦以一人之情變天下愚故曰中庸者天下之化也聖人所以極性命之理而正教化之端者也謹

論

中庸論中篇

問者曰子謂中庸之道必為天下而後可施耶曰非此之謂夫中庸之道卷之充一身舒之彌天下蓋聞稽大可以略小拘小或遺諸大愚特廣其要而言爾姑以一人之性觀之不愈精乎且堯舜之為善桀紂之為不善豈天下之人家至而日見之歟上之所行固下之所傚之者食荼蓼者不知薺甘居羸博者必為齊言紺緅隨

染薰猶易氣由所遷之者也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夫上所指顧下必趨走矣又況躬率之者歟故一人之性誠仁則天下之性斯仁矣湯武之民桀紂之民也在夏商而惡在商周而善知民性之易正矣故民性之從化譬之杞柳屈之可為桮棬譬之湍水激之可使上下如樹苗焉以漑耨之功可以移地之肥确如化材焉以攻揉之力可以變木之曲直是以聖人知天下之人性可使同也故執乎一以制天下之動通乎誠以合萬

化之原胞合乎諸異周視而同仁端默乎户牖之間凝神乎太紫之庭我無為而民自樸我無欲而民自化夫是而天下之俗安以和各復其正性命之理得矣故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賛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矣是故聖人之道大可以參乎天地微可以通乎鬼神變而動順而靜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天下之民猶範圍之内也故其穆人倫移風俗使民德歸厚物性合和其本自乎一人之

化而已是故極性命之説通天人之際者中庸之教而已矣謹論

中庸論下篇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賢者人道之大成知者天下之達道以賢知之材於中庸之德也其幾矣子曰過之何謂也曰此乃所謂過與不及者非上智與下愚之謂蓋言中人之行可與之上下者

也彼中人者不得道之至正是故剛者自伐柔者自怠故曰小人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彼自伐者賢己之賢而知己之知故過之又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彼自怠者謂己不能而莫之勉也故不及焉是兹二者高者可抑而下者可舉爾非不移之性也子曰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而用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設以知者為過之是舜不得為舜矣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

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設以賢者為過之是顔氏之子尚安得曰其殆庶幾也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也前所謂知者過之謂此類也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書曰侮慢自賢前所謂賢者過之謂此類也是故聖人之道莫過乎中莫節乎和以之理一身則心莊而體舒以之施有政則民安而事順舉而錯諸天下國家萬民用乂其所以推而廣之之源發

諸一人之誠爾故曰誠者自成也又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是以始於自成終於成物堯舜以德自成天下之民歸厚矣禹以躬勤自成天下之民允治矣湯以去暴自成天下之民徯來矣文武以仁義自成天下之民興讓矣漢祖以寛大自成天下之民推心矣文景以恭儉自成天下之民安静矣推而逺乎百世之下未有上正而下不厚者也未有上僻而下不邪者也是故君子誠之為貴中庸之德至矣哉謹論

三代建國論

天子建天下之大號所以表萬國諸侯立一國之名所以長百姓故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器與民更始兹為大制說者以為顓頊而上象德以立君號高辛而下因地以為國名至于三代則天下之稱章章矣惟五帝之道大公天下而無私生之號不浮于實死之謚不溢其美百姓日用無得而稱焉三王之國世繼如家不為之名子孫何述或曰夏商周者因故封邑者耶既受命而

為之名也曰禹之興也無民無地而享天祿則是夏之名非秦有也自契至湯其國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師翻鳴條桀奔南巢遂順天人纘禹舊服則是商之名非初封也稷初封邰公劉居邠太王徙岐文王基命為西伯言其所都猶曰鎬牧誓猶曰逖矣西土之人武王克紂誕成厥勳爰集大統以撫方夏作武成之篇始曰祀于周廟曰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則是周之名蓋克商後建之爾是知此三代

之號者皆取光顯之名以著久大之業以建大統以垂無窮者爾夏之言大也莫與爲大也商之言中也用中於民也周之言偹也盛德大偹也項羽之裂天下而封諸侯也高祖得漢失職西去心懐恨望而良平等曰漢美名也人之言曰天漢故高祖既即大位竟以名國廼自魏晉以來創業之主咸因受命之地而爲建國之稱襲以爲常無或更易夫王者以天下爲體國君以國爲體世其位子其民君之善惡也不常而國之體也不可

改飾身之美私也美國之名公也愚故曰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器貽謀之大者也觀先代諸儒多執三代之名皆以為因故封而不易且以為先君封國之名不可變以疑後世者故論以明之謹論

史記五帝本紀論

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太史公綴緝天下放失舊聞録秦漢上記軒轅下至太初成一家之言事迹條貫信該詳而周悉矣

然而為史之法繫在本紀紀者統也言王者大一統正天下正朔所稟法令所由出者也而遷為紀始諸黄帝愚有惑焉易曰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徳以類萬物之情葢三極之道九疇之本書契所紀君徳最盛伏犧氏為歴代帝王之首也孔安國曰伏犧神農黄帝謂之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謂之五帝今遷叙三皇而遺犧農紀五帝而黜少昊何哉易始于三畫書本于三墳

禮之所萌樂之所起萬類以別生民以存皆自乎伏犧而遷不錄焉何也易曰帝出乎震夫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故太昊法之首以木德王天下今遺犧農而不錄黜少昊而不叙是於五德相承之序可乎哉鄭子曰伏犧氏龍師以龍命官神農以火紀黄帝以雲紀少昊以鳥紀顓頊以人紀今遺犧農而不録黜少昊而弗叙是於五官之紀可乎哉時令曰盛德所在各以其帝配葢所以主祀四時正位五方今遺犧農而不録黜少昊而弗

敘是於五時迎氣之體可乎哉家語載孔子語宰予以五帝德之説遺少昊少數而禹在焉又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乃以太皥炎帝黄帝少昊顓頊為對蓋夫子之答因乎所問康子以五德發端故以五運相承者答之宰我本以黄帝為問不及少昊故略而不書遷既網羅周博斷為定典接先聖之絶緒遏學者之末流書以該名數表以正時歴世家以顯宗本列傳以著成敗態其大本紀為之主而一紀之初所失者二考三皇之迹

而犧農不錄觀五帝之事而少昊不載愚竊惑之如曰有微旨焉蓋未之知也謹論

三代本紀論

蓋聞述作大體在乎辨名名之不正條理何出三代之王其可知矣而史遷為夏商周本紀乃帝夏商而獨王周此何道哉夫帝王者有天下之大號也號者所以表功德之迹也維昔堯舜以至仁格天溥愛無私以德而帝者也禹平水土九功允治湯武革命為民去暴以功

而王者也其在乎書堯典則曰若稽古帝堯舜典則曰若稽古帝舜至於君臣之言則稱帝曰俞帝曰吁帝曰疇咨其在夏書則曰若稽古大禹至於與臯陶益稷相贊勑之言則稱禹曰俞禹曰吁禹曰都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則稱王曰嗟六事之人自先代諸儒皆曰禹既繼世以家天下自為德下衰始去帝號啓而曰王信矣湯誓則曰夏王率遏衆力仲虺之誥贊湯之德則曰天乃錫王勇智惟王不邇聲色王懋昭大德湯誥

則曰王歸自克夏伊訓則曰伊尹奉嗣王盤庚則曰王命衆高宗肜日則曰祖已訓諸王其在于詩商頌長發之篇則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又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稽諸詩書夏商之王也其可知已而史遷紀三代自禹而下十有六王自湯而下二十九王至於桀紂並録曰帝書稱商王受遷曰帝辛至周方曰王噫遷既破編年為紀傳緝補舊闕馳騁百家上下數千年條貫明白可謂勤且精矣而於帝王之序國統大體反為差戾

違背六經帝桀紂而王文武可謂正名乎哉且本紀者政教之源傳志所出今遷紀五帝而失相承之序敘三王而乖正名之體莫大此者故論以明之謹論

四代受命論

或曰夫源遠者流長基厚者德深而舜禹之受命也以身商周之累功也以世何耶曰舜禹天之所自立商周人之所自成昔舜鰥而在下棲於畎畝夔夔齋慄瞽亦允若大孝之德格聞于天帝試諸難遂命以位禹平水

土𡕕倫即叙六府三事九功以平厯數在躬乃庸諸位此皆至徳大功合于神明故能無一旅之衆無一成之土而獄訟者不從朱而從舜謳謡者不之均而之禹故曰舜禹之受命也以身天之所自立者也商自契歴十世而有成湯躬行仁義十一征而有天下周自后稷有功在民積徳襲仁及文王而受大命故曰商周之累功也以世人之所自成者也是故以匹夫而有天下徳必若舜功必若禹之大繼世以有天下惡必若桀紂而後天

絶之故雖商周之興必待此時也然一代異王茍有大德天必佑命夏之少康商之二宗周之宣王咸能篤脩前烈中興王業者是也夫豈二帝三代之事為然雖百世可知已且天道至信人心至煩命不於常惟德是授漢祖起于徒步挺劒西指革秦慘酷去項殘暴迺自周衰戰國以來民塗炭者五百年一旦而拯之置之仁壽可謂大德矣重以文景之恭儉武宣之英明故雖中絶而民心依依不去者有以哉有以哉東京喪亂天下尋

兵直于唐始復王迹唐祚三百所以結於民者太宗為之也唐末及五代之弊四方裂壞待民益虐垂二百年息肩無地我太祖武皇帝應天順人撥亂反正天麾所指海寰大定肆及先皇天錫靈蝦振古能事悉舉畢行不曰受命之真主哉是以宗廟享之子孫保之以集此無疆之休有自來矣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傳曰夫有盛德必百世祀中庸曰大德必受命其是之謂矣謹論

南北正閏論

夫帝王之作也必膺籙受圖改正易號定制度以大一統推歷數以叙五運所以應天休命與民更始西晉之亂九區分隔琅邪播遷於江左實紹金行拓跋奮起于雲方奄居神縣葢五郊禋祀南北不可並享三統相承正閏宜歸一致今夫以晉為閏耶未聞革命所傳以魏為正耶實匪中華之舊大與之兆決誰處之夫晉之渡江也遺中服之雅俗據吳人之舊土齊梁之後風教蕩

然危弱相承禮刑不立五代四姓浸微以滅上無所授下無所歸雖欲正之人誰適從且夫商盤庚之遷亳周平王之都洛不出王畿之内如歸别館之中兆庶實從不失舊物比夫身居藩翰觀望本朝進不扶危退而正號非同論也至如太伯之奔勾吴不得謂之姬矣昭烈之興巴蜀豈可以為漢哉魏氏先實漢北控弦朔代南平燕趙遂通秦凉出令作法變風遷俗天地有奉生人有庇且居先王之位宅先王之國子先王之人矣則是

夏禹之出東夷文王之祚西羌爰集大命以撫方夏詩書所載謂之何哉前世大儒斷南北之疑者所以正魏也或曰二帝三王應天承運必謳謠之先歸故人神而協贊秦遷周鼎漢受秦降雖仁暴不同亦傳授有所元氏起於參合踐食上國謂之受命晉祀實存謂之中國則劉聰僭據乃陶唐之裔苻秦所都實宗周之咸鎬若其審定王居之次推考生勝之法偏閏相承夫何足尚曰劉石苻姚世祚短淺欲正其名無名可正魏之霸

業肇自皇始典法明著成於太和內無強臣孰與蘇桓之逼間有中主未若宋齊之季雖末世尒朱之變而建康易三姓矣唐以土承隋隋以火繼周周以木變魏魏以水而紹金昔漢祖之正號也去姬氏之滅幾六十年閏霸秦而繼周著為火德識者以為得天統魏氏之推歷也去愍懷之亡亦六十年捨四僭而踵晉定為水行議者以為當正位推晉而上至於伏犧氏出震而王天下也帝王之大統明矣謹論

君子大居正論

宋宣公捨太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疾使其子馮出居於鄭㕣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殤公與夷即位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華督因民怨而弑之國大亂公子馮立是為莊公息兵安民國以治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噫宋之禍穆則為之公羊子之譏宣過哉夫國之大事莫大於繼統宣公捨其子而立穆公蓋念宗廟之重而慎付託之意也非疎其子而私其弟

弟才子不才也穆公不原宣公之意而效區區之讓使與夷逞志於國而致大亂是宋之禍穆實為之宣無譏焉可也或曰春秋之義貴義而不貴惠伸道而不伸邪故魯隱之讓桓君子以為不正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此宋宣公所以為譏也曰是不同義夫宋為商後立弟為常昔者微子捨其孫腯而立衍君子以為行古之道也周法子死適孫為後微子立衍自行商道故記者正之則是宣公於慮也深於禮也順義不可以隱

桓比曰舜肖堯堯授之禹肖舜舜授之禹不得其肖已者故傳之子而以止天下之爭且亂是舜不能以傳禹堯失所授也禹不能以與子舜非知人也此其授受不失其宜故二帝一王稱聰明之德宣公以穆公為賢使主社稷而穆反為禍階則如宣之失於所付何曰是不同義夫堯舜舉於外宣穆取於內舉於外也廣故必求肖已者取於內也惟親故足繼世而已耳穆賢於殤舍殤而授穆可也殤不賢於莊捨莊而授殤不可也故愚

曰宋之禍穆實爲之公羊子之譏宣過矣以國之大事莫大於繼統故詳言其大義云謹論

詩變正論

夫子删詩分四始之義列十五國之風而惟二南爲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厥旨安在曰昔周道之興始諸帷闥初古公亶父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其後太任媚周姜太姒嗣徽音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武王十亂乃有婦人焉故在國風本諸后妃夫人之事而以關雎鵲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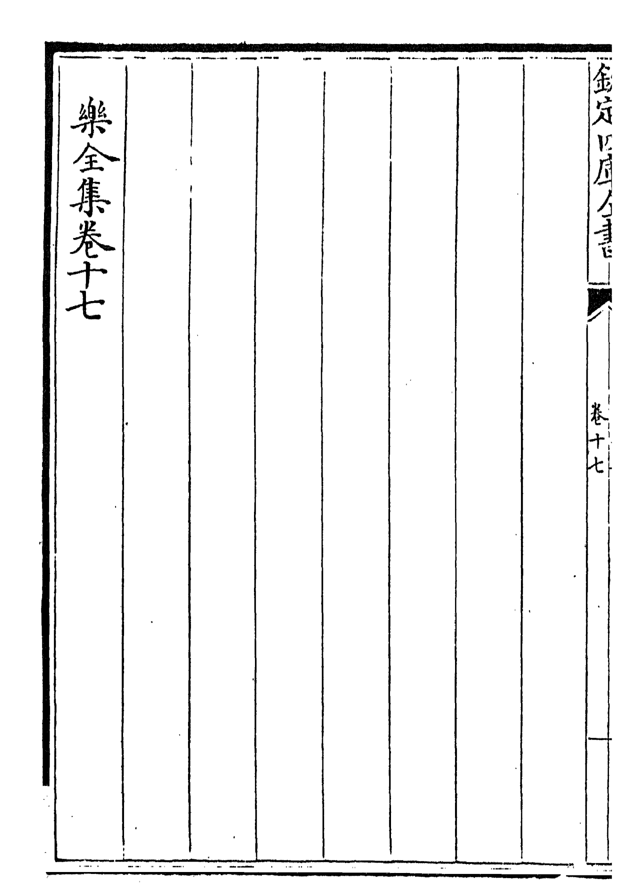
為之首乃周所以成王業之迹也故季子聽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及乎風化洽德教純終以騶虞麟趾信厚之應易曰正家而天下定是其義也後幽厲敗德内惑外亂豔妻煽處並后上僭於是乎夫婦不經人倫不正而風俗壞矣關雎之亂可勝弊哉曰請問諸國之無正風何也曰周自懿夷失道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國異政家殊俗政之和者其民樂政之乖者其民怨一日之内諸侯之國而美刺之情不一得失之迹殊致故變風

作矣若夫王道方盛治致太平易禮樂者有討革制度者有誅政出一人逺近一體王澤流而頌聲作則是治定之功歸乎天子列國安得有正風哉然則周召非列國耶曰當武王克商廵守陳詩觀四方之風以二公德化最厚録為風之正始者葢本諸文王焉曰周公之盛徳若豳者何衰而變焉曰公以流言東征念先公先王基業之艱難始于稼穡之勤而成天下志在濟大其功業故七月之詩兼四始之義總諸風而系二雅猶有疑

心存焉非天動威以彰聖德成王其終不悟則其詩遂變矣曰風者一國之政雅言天下之事王國之有變雅則宜又從變風者何曰雅者正也蓋言王道以正九州周既卑弱不能保先王之舊俗僅如微國尚安能正九州也故有幽厲之雅而平王之風焉變風止乎禮義猶有先王之澤也故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及陳靈公之亂君子知其不可訓也而變風之聲亦絶矣是故以后妃夫人之德

為之始而采詩者止於陳之亂誠人倫始終之大要乎

謹論



樂全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樂全集卷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録監生臣楊兆豐

樂全集卷十八

宋 張方平 撰

對詔策

對手詔一道

朕承祖宗大業賴文武藎臣夙夜兢兢期底于治間者西陲御備天下繹騷趣募冗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於兹公私匱乏加以承平寖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員多闕少滋長奔競縻費廪禄又守牧

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威服四夷而艱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耶豈簡擢靡臻不能勸勵於下耶西北多故敵變難常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預備不虞理當先物朕思濟此急務罔知所從以卿碩望故兹訪逮側身旰食竚傒

晝

對

臣今日蒙召對資政殿賜手詔一道逮朝廷急務俾之

條畫以聞臣以庸昧謬居近列論思獻納乃侍從之職不能孜孜夙夜拾遺補闕聖心焦勞躬親清問閣有循默之罪開導淺陋之見敢不悉情極慮粗陳大體上冒衡石少補塵露臣子之分不勝至幸伏覩手詔云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冗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於茲公私匱乏此足以見陛下社稷之長慮憂民之深意也當康定之末慶歷之初朝廷議刺民兵增添軍籍之時臣忝諫官屢上章疏極言其害至於

今日事勢果然臣昨在三司計會天下財用出入之籍及建隆以來國家畜養兵數乞朝廷速加圖議蓋太祖朝取荆潭收蜀平廣南備河東禦西戎契丹畜兵不及十五萬人太宗朝平河東備遷賊禦契丹料兵閱馬志在收取燕薊然畜兵不過四十萬人章聖朝備遷賊禦契丹蒐募戰士及契丹請和祥符已後稍稍消汰常語宰臣曰今之兵與古不同古者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民即兵矣今皆坐待衣食國家經費至廣不可不慎於選

練故住招募斥疲老以減冗食至於寶元幾四十年天
下可謂又安矣向因夏戎阻命宰相非其人慮害不深
事失幾先遂致大擾始籍民兵俄黕黥以補軍籍陞諸
州廂軍以充禁旅增虛名以受實弊至于陝西河北京
東京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武衛七十四指揮
宣毅一百六十四指揮慶歷三年因王倫張海等狂賊
數十人更於江湖淮浙福建諸路又添宣毅一百二十
四指揮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

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半分剩員等不在此數軍人日多農民日少頃來七年之間天下大困生民之膏澤竭盡國家之倉庫空虛三邊稅賦支贍不足募客人入中糧草三司於在京給還錢帛加擡則例價率三倍以此度支大計日窘外則刻削諸道之物中則侵用內帑之財厚賞聚斂之人賤立鬻官之令苟徇目前之急莫為經久之慮天下之事可憂者無大於此也凡此冗兵非惟困天下之財用方且成

天下之禍階若不早圖後無及矣且景祐已前兵不及四十萬人三司歲計不聞有餘今而入九十萬人則何以得足此雖愚者亦可見矣若更加之以横費因之以饑饉國家安危之計臣愚竊甚寒心臣兩曾具此事體敷奏而中書樞密院未聞有所改為即令便有改為猶須效在累年之後如救焚溺緩則益不及矣然兹事體實大非君臣同心而上下協濟則事必難成伏望陛下先且將臣此言詳問兩府若别有長策豐財足食則非

臣淺智之所及若量入以為出必無術以善於後則乞
嚴令天下禁止招募軍人令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更
出分按所部州郡揀選疲老便與放停歲須三兩次更
互巡歷只依常程旋旋揀放無得宣露朝廷密旨若雖
係禁軍其間羸弱憚於教閲願退就廂軍者亦聽從便
委樞密院點勘軍籍其人數少者即令團併以省軍員
其馬軍無馬者即與招募如願補填步人者稍與補充
近上衣糧優處軍分其有馬者即與團併足成指揮令

堪教習準備使用仍詔諸路經略部署司使體知朝廷深意有專愎自任無體國之心者亦在陛下斷自聖心懲一足以警衆矣此其省兵之大略至於嘉謀密議權術幾微則有宥密之司又非臣所得詳知者也手詔云承平寖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員多闕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禄此又以見陛下深思官濫欲清化源之大旨也臣不敢遠言前代及祖宗朝事即以景祐年末有邊事之時較之即可知其浮且濫矣臣曾勾當三班院約計

在院使臣景祐中四千餘員今六千五百餘員臣勘會學士院兩省已上官具員景祐中四十餘員今六十餘員臣任御史中丞將本臺班簿點筭景祐中京朝不及二千員今二千八百員臣判流内銓取責在銓選人畢竟不知數目大約三員守一闕略計萬餘人十年之間所增官員之數如此若更五七年後其將柰何員數既多賢愚同滯才不才又難分别勸罰不立士鮮全行此則天下之所以日不理也今略數入仕之門禮部貢院

所放進士明經外近例率以舉數編排別試名恩澤人每牓不下三數百人文臣兩制兩省少卿監以上每歲奏廕子弟諸路轉運提點刑獄正郎及帶職員外郎遇郊恩例得奏蔭子弟武臣自諸司副使軍職大校以上至於宮掖嬪御內臣近職每歲或遇郊恩奏廕皆有常例又文武官因職任或致仕遺奏及諸色特恩錄用者又諸班殿侍三司軍大將內外胥吏牙校出職如此計會每歲入官之路徼倖攀援日生新例不可勝數糜費

廪禄煩擾吏民經營關次因緣請託各為身計衣食之所廹逼奔競滋長勢使之然澄源培本在陛下命令而已乞令中書樞密院各具逐年諸色入仕名目及人數取其徼倖弊濫尤甚者逐色別立條約稍加裁損其屬三司殿前司羣牧司等處酬奬條貫亦乞各委明敏練事近上官員重行詳定臣聞先朝以前雖將相大臣之家子孫猶多白衣未仕今自少卿監以上輒每歲任一人不亦過乎如此之類可謂徼倖弊濫尤甚者稍加裁

損未爲傷事也若只因循今日之例人浮政濫轉恐甚矣手詔云牧守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威服邊境而艱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耶豈簡擢靡臻不能勸勵於下耶此又以見陛下愛恤烝民不忘邊患之意也臣請只以祖宗時事言之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爲升遷資序有才用名實之人或從下位便見超擢無才用名實之人有守一官至十餘年不改轉者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州

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效知不得進故在所職次率多脩舉以其用人無定格惟才是用自祥符之後天下治平朝廷之議益多寬大故令自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為限又令守官及三年者與考課改轉後又不限在外在京在任不在任但累及三年即例得磨勘先朝行之人始知恩未見有弊及今年歲深久習以為常皆謂如此遷陞本分合得無賢不肖莫知所勸故牧守之職罕聞奏

最此實制度不能變通于時者也陛下如欲變而通之合稍釐革此制其應磨勘叙遷者必有勞績可褒或朝廷特敕擇官保任者即與轉遷如無勞績又不因保任例更增展年考庶乎人稍知勸勉於自効其保任之法不當一例應須選擇清望有才識之人即命舉之如此則是委執政之臣舉清望官委清望官舉親民官也有闕員隨員數令舉又足以見聖恩急才愛民之意此亦小變今弊矣至於將帥之任在駕馭得術仍宜久於其

職李漢超自太祖時任濟州防禦使兼關南兵馬都監至太宗朝擢授應州觀察使仍守關南通十七年北人畏服不敢窺邊止得一政官而已太宗任郭進西山廵檢二十年賀惟忠守易州十餘年李謙溥守隰州十年姚丙斌守慶州十餘年董遵誨守通逺軍十四年偰贇守靈州十餘年真宗任楊延昭守高陽關亦九年假之事任闊略其細故不為間言輕有移易責其成效而已又不與高官常令其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為用也今則

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假之爲殺身之地歷邊任者曾無寸勞薄效不數年徑至橫行刺史防團廉察能飾廚傳熟於人事者即以爲才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士伍未及識吏民土俗未及諳已復去矣將何以服邊境而得稱職是由揀擢未得于理故下不知所以勸勵者矣願陛下鑒祖宗之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勸能效亦馭將帥之一節也手詔云西北多故敵變難常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

少預備不虞理當先物此可以見陛下安不忘危思患預防之遠慮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不急于邊疆之功以愛民安人為上急而已昔太祖但以豐財練兵保邊為事甞積帛內府謂左右曰北人若敢似昔時犯邊我以二十四絹購其一人首料其精兵不過十萬我用絹二百萬足其人盡矣壯哉聖人之謀兵法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臣前所陳國家畜養冗兵竭天下之力而且成禍胎矣今每歲天下賦税之外只東南

和買紬絹自是三百萬疋而衣賜諸用度猶不能給則公私安得不匱乏哉此乃不待敵國之患而我固已先困矣備預不虞理豈如此臣願陛下試詳臣前言減兵節用擇吏選將重慎賞罰以明勸寵以春夏之月稍移邊兵就食内州稍減邊騎就收内地邊費省則國計足民力寛然後外謹信誓内完守備悠久實效無先於此奇譎空言又何足聽此亦先物之理也伏惟陛下至仁盛德高明博大勞謙寅畏以求理要斯帝堯之詢于衆

大禹之不自矜先格王之懿蹟陛下裕然而有之臣愧于顽疎不達治道據詔問所及謹以近事上對其詔旨所不及者亦不敢僭易有陳也干冒天聰臣不任隕越待罪之至

慶歷七年二月十六日仁宗皇帝御資政殿兩府兩制兩省官西賜手詔令就座條對宰臣陳執中樞密使夏竦等請各就本司對上上許之是夕禁宿直禁林夜漏五鼓封進此對

再對御札一道

御札所有手詔該說不盡如卿更有所見仰子細陳述具實封奏聞

對

臣奉十七日御札所有手詔該說不盡如卿更有所見令子細陳述具實封奏聞者天吉訪逮承命惶慄學識淺陋愧不能副聖明求理勤切之心臣竊惟士大夫之遭時事主雖有長才遠慮欲一自致而莫之得也今臣何者而遇陛下深懷抑畏虛心聽採不有天下之樂而

以天下為憂臣敢隱情悼害有所不盡者歟伏詳前詔所問冗兵措置之宜國計盈虛之本仕進多門之濫牧守之人之由將帥簡擢之體西北預備之術此皆當今切時要務聖意慮之固已深矣今被旨俾得更陳所見敢推愚心嘗所念慮之事擇取其尤急者以獻焉今玆聖心因昨保州恩州之變得無常以河北為意者乎臣嘗歎國家竭天下之力以養冗兵而且成禍階然河北比天下為尤甚何也河北自唐天寶安史叛亂之後繼

以五代後唐後周皆因魏以爲業故河北軍素以驕悍自處又北接契丹朝廷亦嘗姑息之承平雖久而驕氣不除在於事體亦難處置欲選擇軍校以嚴整之耶則河北軍員盡是本營遷補不比在京及諸道可以轉員移易也欲揀選上京別補軍分耶則河北軍盡是本營子弟姻婭蔓連根固樂土重遷不比在京及諸道可以選募轉徙也欲陞遷軍分以利動之耶則河北軍衣糧素厚難以更行增給以此處置爲難臣曾勘會河北廂

禁軍僅二十萬人禁軍五之四然嘗體問其中老疲不任征役者甚多若朝廷密諭安撫部署司及轉運提刑官員此後一切且任招塡令依常例旋行揀放頻作番次揀選少作人數放停使由之而不知無得漏露朝旨歲年之後稍稍團併據所闕指揮自京禁兵就逐州駐劄夫自古以來置兵之法漢則南北軍七校唐則兩軍十二衛必須離析其勢使相持制然後平也河北兵自唐以來驕悍跋扈但以土兵相黨爾今若漸消土兵稍

置禁旅則主客之形可以相制若統之以能將撫之以
能吏折其蘖牙去其害羣者庶乎置器以安也今茲聖
心因昨衛士震驚宫省得無以親衛爲意者乎臣按周
官虎賁氏掌守王宫皆士也趙左師觸龍託其子爲太
后願補黑衣之闕以衛王宫蓋王宫之衛兼用卿大夫
之子弟也秦漢官儀郎中令掌宫殿掖門户三署郎皆
執戟侍衛期門比郎無員多至千人後更名虎賁郎羽林
次期門取六郡良家子弟充之又取從軍死事者之子

孫養羽林教五兵號曰羽林孤兒歷代以來宿衛之士不惟選材武必取馴愨莊愿之人以其近尊者不可不慎也國初循周朝軍制置諸班直備爪牙士屬殿前司又置親從官屬皇城司掌啓閉掃除之役守衛扈從之嚴其宿衛之法殿外則相間設廬更為防制殿内則耑用親從最為親兵也然募制之法則異於古皆惰游無根蔕莫容其身而後應募者矣前此變故卒生意外臣恐當有以懲創之臣職在詞禁軍旅之事未之預聞輒

約古制粗陳其要惟陛下擇焉若於諸班直中選其年勞久次者至于東西下班殿侍有門閥家業者及諸軍中死事者之孤稍有材力勝兵者嚴立保委之法選取千人以充殿內之衛仍領屬皇城司令樞密院殿前司立定選補格式歲月更代之法歲滿則優遣之願留者令皇城司保任委是莊愿謹良則聽留蓋取之以年勞久次則人以為出身之地取之以門閥家業則有家族之顧取之以死者之孤則忠義之人知勸立年更代則

人知勞逸得均遷補有式則人知自重若其功過之准教習之法居處之制頒給之例即請自朝廷裁議今茲聖心思冗兵之為患憫國用之不給得無念其所以致然者乎臣聞太祖皇帝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皂但許衣褐其制不得過膝豈有紅紫之服葱韭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即於城西給不許雇車乘須令自負以勞役之嘗問左右後唐莊宗何以致亂或對曰

莊宗不能御下嘗出獵軍士至攏馬首自言兒郎寂寞
望撥借太祖拊髀嘆曰莊宗得天下大艱難所爲乃如
此我于三軍亦不惜財敢犯我惟有劍耳故是時令行
禁止軍士亦以足用今則異矣臣嘗入朝見諸軍帥從
卒一例新紫羅衫紅羅抱肚白綾袴絲鞋戴青紗帽長
帶紳鮮華爛然其服裝少敝固已恥于衆也一青紗帽
市估千錢至于衫袴葢一卒之服不啻萬錢今之上四
軍請給比諸軍為至厚然月受千錢正可買得一帽耳

度所戴帽歲須二枚補染服裝須要鮮潔則於諸事略稱此也計其所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爭不得饑凍妻子既不免饑凍小人之情豈能不歸怨于上此軍情所以易動也至於常程特支例只對料錢勘請朝廷一次特支在京約用錢三十萬貫及入軍人之手何足為用是朝廷不勝其困軍中殊未有濟所以至此者由乎習侈汰之弊也願陛下因清閒之餘試名軍帥如此問之便可密令條陳以何術可以革今日之奢靡

以何道可以復昔時之朴素如帥臣能自節約以身率下則軍人庶乎可以存濟矣今茲聖心以近日諸道州郡軍民搆造妖事往往起大獄得無欲以深刑峻法懲止之者乎臣竊惟陛下御極於今且三十年其甚盛德之事所以感格天地結洽人心之深者以其至仁慈厚好生惡殺急深故之罪寬縱出之罰哀矜庶獄惟刑之恤也近因月賊挾妖為亂朝廷又追覈李譚之獄張存等例蒙重罰州郡承風覺發妖事所在成大獄至于誦

經供佛符呪禁術盡遭捕繫蔓延平民豈無姦人乘便構造疑似以干賞利或挾讎怨更相攀引搒掠之下何求不獲今臣見判審刑院本院奏案七十餘道内二十餘道係是妖事雖近降朝旨嚴加止絕但恐今後官吏斷獄指李譚為鑒戒無復更用平恕之心文致鍜錬慮成後悔臣聞賞罰猶風也人情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人情隨賞罰而遷矣臣惜陛下三十年之甚盛德功虧于一簣寳元之後國家多故邊鄙繹騷人事紛紜災異

屢見中外屬任之官鮮著事效推諸人事勢可憂已聖心焦勞寅畏祇厲日慎一日迄此乂寧獨賴陛下至仁慈厚之德所以感格天地結洽人心之深者也奈何輕用刑獄以危天下招致沴氣以速民怨者乎此月十六日立夏可以挺重囚出輕繫願陛下先期臨軒疏決在京罪人因遣使四出應州郡見禁妖事令依近降聖旨除情涉不順者具案聽裁外餘並釋免仍切勅逐路提點刑獄司覺察部下刑禁枉濫及有枝蔓良民務在清

平不失有罪而已仍告諭官吏無得以張存之故因用深文從事上全聖徳下安人情斯社稷之長慮也凡臣所陳實時要務然皆事之一節耳至於天下大勢臣請為陛下言之臣觀古今治亂之變不在其他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比年以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為賢天下承風靡然一變又外人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傚傚惟恐不及敗壞雅俗遂成險薄內

則言事官外則按察官多於人閨門曖昧年歲深遠累經赦宥之事而又諸色小人下至吏胥僮奴覰時得逞敢犯于上構造辭說朝廷便行濟以愛憎何所不至故自將相而下至于卿大夫士惴惴危恐莫有泰然而自安者一動一為輒曰恐致人言也料此以至陛下宮省左右前後下逮閭巷庶人亦莫不然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心體為國家立事者哉臣竊詳聖意豈欲人情風俗之若此歟但以其所由

來者漸矣自上及下無不知此者但莫肯爲陛下深切開陳之也理道之蠧無大於此上下之勢離阻若是則誰與陛下同心一德而深謀遠慮者哉旣無同心一德之人深謀遠慮之事則天下之務何以致治願陛下深爲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在審於聽受而已臣自叅侍從陟降十年對法座聞德音多矣覯陛下之寛仁矜惻如天之無不容也英睿明智如日之無不照也彼浮淺狙詐之人亦何有遁形于天日之下者

然臣聞聖人作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欺罔險譎是為真姦偶虧撿防是為小疵若陛下察其真姦必正國典寬其小疵以全人用則有臣億萬自當一心隨才大小孰不傾盡此所謂合上下之勢誠君人之大體為國之大方也願陛下於此特加省納焉臣識慮迂疎不達理要本末簡擢盡出聖恩浮沉著位愧無補報矧被咨訪敢不盡愚上黷宸聰不任戰汗惶慄之至謹對

十七日早未趨朝內降
此問當日晚具對封進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對制策一道 景祐五年八月

皇帝若曰朕蒙積累之休莅幅員之廣寅畏天命以康元元思欲恢祖宗之遠圖追皇王之極治躋俗于仁壽之域陶民于禮義之化兢兢業業不敢怠遑焦心勞志十有七年于玆矣而明不燭遠智不通幽奉承謨訓唯恐失墜故深詔有司詳延天下特起之士冀聞忠讜實至之言以輔朕之不逮子大夫卓出羣萃褎然造庭必

有宏謨以塞虛佇國家誕膺寶命奄甸中區三聖繼明萬邦作乂除殘而革暴蠲苛而薄賦稼政脩禮文縟愛人甚于赤子縻賢同夫白駒奇傑魁壘之士列位于朝循良慈惠之長分政于外求治若此可謂勤且至矣然而格之前載猶或異論法制寖講而未協厥中經費寔繁而未得其節樂未諧于韶濩刑未措于成康官師或昧于廉平風俗頗虧于素樸夷貊雖率化而時有陵犯邊鄙者歲時雖嘉靖而時有儆戒變易者將朕之不德

使之然邪抑物之有數適當爾邪子大夫其精心極慮無有所隱古之制度可用於今今之章程有盭於古並宜條列勿事猥并立樂之方何以格神祇而來瑞物祥刑之要何以空囹圄而致和氣至于遴揀多士懋建庶官咸有前規可為來範唐氏考功之格善最悉陳漢家刺部之儀科條具舉士民之類愚衆賢寡奢僭相尚習以成風不嚴而化其術安在寇賊强寇何以革其非心漠然大鈞何以致其順序且道者萬世無弊而前經有

忠文相捄之説法者百王不易而舊典著輕重異用之宜戴記為國有九經所宜詮次周官辨地以五物咸為敷陳式副諮詢且觀殫洽固將施之於行事匪獨取之於虛文悉意以陳無撓執事

對

臣聞昔漢氏始舉賢良文學士而策以當時之大政凡治亂之故施捨之宜使以經對所得善者輒施之於政故文景之朝制度興作比隆三代得人之盛由此其選

也今陛下上承先志遐稽治古祇惕乎安安之難戒慎乎事事之備數詔方聞之士延致大廷臨問以保邦制理之道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玆誠抱器而有心于生民者發舒其憤願之會臣不佞學不足以通天人之變識不足以達古今之務而竊有志焉乃今承之䩄然褰舉大問所及豈臣愚所能通者雖然敢不以承學所聞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見陛下寅畏天命以康兆民為心奉承謨訓以恢遠圖為志期躋俗于仁

壽思陶民于誼禮而退託於不逮以求忠讜之言斯以見陛下虚懷於聽受之勤也伏以聖策有除殘去暴之言及蠲苛薄賦之念列愛人慕賢之道叙列位分政之良斯又見陛下勤恤小民之依以深察其微隱勵精庶政之化以博用乎人才此帝堯之協和萬邦周文之思皇多士而猶慊然興嘆遐懷治古請為陛下廣其義焉昔聖王之所以能見天下于戸牖之間運萬化于股掌之上者非為一人之明且智可徧見而盡察也使聰明

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則事無所遺政無不舉矣欲事無所遺在乎廣言路欲政無不舉在乎正有司臣聞書稱舜之德曰詢于衆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人主罔與成厥功古之興王咨嗟戒慎莫不箴勅其羣下俾補察其政故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臨事有瞽史之導猶衆楚人咻之求其齊言不可得也古之明君思興治道曷有不先廣視聽以平王度者乎昔漢魏相白去尚書副封以防壅

蔽而宣帝得以知萬機之微為漢明主唐太宗著司門
式云其無門籍人有論奏者皆令監門司馬引對不許
關礙又制大臣入論事輒令諫官同入或對問之言有
虧道理隨即爭之此唐文帝致太平之迹也今朝廷司
過拾遺之職惟御史諫臣凡厥庶官無得出其位而言
者臣願陛下深留聖慮遠惟治方益進端亮骨鯁之士
以旦夕承弼清閒之餘對臨之際訪之古訓爰及政事
則嘉謀日聞于黈纊誠士各薦其見聞夫如是則何遠

而不燭乎臣聞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春秋之義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故尊主其要卑任其勞人君佚于任使仰成而治三公論道九卿分職羣有司各事其事以故庶務百職本末條理令夫津官亭吏一命之微米鹽貨利毫杪之細莫不關決衡石經煩清衷三公下任卿大夫之勞卿大夫旁領羣有司之事職分名局不歸臺省政失其本事忘其舊惟陛下考理之要清化之源莫若謹諸關柅執其機轄委任三吏切摩治本使夫總百

揆者則謀建庶官之長列庶官之長者則各選衆職之任付之柄而要其效盡其材而責其成官守典司無相侵紊有廢厥職必正于罰如此則陛下以無爲用天下羣吏莫不各有為而為天下用要在于上詳在于下上下正則天下治矣夫如是又何幽而不通乎方且優游巖廊之上拱揖羲軒之庭不為而功成不勞而治定易曰知臨大君之宜此之謂也伏以聖策曰今奇傑魁壘之士列位于朝循良慈惠之長分政于外求治若此之

勤猶未格于前載者臣伏讀至于再而切有感矣臣誠深嘆陛下有英睿之度而臣弼之將明之材因循蔽欺偷取一切不能作法於治不能革弊於細獨貽陛下兢兢之憂也誠使朝皆奇傑則朝廷重而百度正外皆循良則上下交而其志通雖甚盛德何以加此又何前載之愧乎以臣之愚正謂朝位鮮魁壘之器外官寡慈惠之師未足以副聖心愛人懷賢之念爾雖然奇傑乃間世而出循良非比肩而有亦在人主推擇而奬勸之爾

何以言之列位于朝者忠邪不可不辨也分政于外者
宰牧不可不重也臣聞伊尹戒太甲曰左右惟其人周
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
后自聖旨哉聖賢之究治本也堯舜禹大聖智者然猶
相與歎以不知人為憂此九德所以為帝謨也至于夫
子亦以為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夫知人之所以難
者以其巧言令色之賊實也夫世之治亂君之昏明臣
之忠邪所更而有雖治世明君不能使其立朝居位舉

忠賢而無邪佞者也由能親忠賢而疎邪佞者爾雖亂世昏君亦未必立朝居位舉邪佞而無忠賢者也由其近邪佞而遠忠賢者爾故堯舜之朝稷契班乎共鯀幽厲之朝蘇衛儕乎榮暴顧上所親而近者孰悅焉夫欲辨朝位之忠詇者考其所朋之迹而志行見矣察其施作之謀而材智詳矣忠莊而端直斯則雪霜之松栢矣謟從而容悅者斯則疾風之蓬蘽矣進斯人也原其譽之所自退斯人也察其毀之所出拔茅以彚必有類也

如此則列位之儒賢頗得奇傑魁壘之士矣臣聞民政之本在乎牧宰而朝之選任其制甚輕銓審補除初無差擇計階而授循資而遣或罷弱昏亂狠頑貪忍流毒于下窮枉無告刺守奪于權利坐視其弊而莫之閑者地相接也夫本既失之姑正其末猶愈於不正也昔在兩漢雖有刺史督州而又時遣使四出察羣吏之治故前漢則有繡衣直指傳行四方得專免二千石後漢則有美俗清詔之名以按郡國唐雖有採訪按察之職而

亦時遣郎官御史出廉外事誠國家舉用漢唐之典精選臺閣之臣才識深明風度方重者時遣分道以察郡縣守令能否之迹具善惡而入報示賞罰於必行如此則宰牧之官心知勸懼郡縣之政稍以澄清夫是則治民分政者頗得循良慈惠之長矣聖策曰法制寖講而未協厥中經費實繁而未得其節樂未諧于韶濩刑未措于成康官師或昧于廉平風俗頗虧于樸素此以見陛下無微不講無小不慮者也夫法制所以未中以其

命令之數易經費所以未節以其用度之無藝樂未諧于韶濩以其工師之失職刑未措于成康以其貨利之亂制官師或昧于廉平以其澄勸之義廢風俗頽虧于素樸以其分度之禮踰臣請為陛下悉數以終之臣所謂法制所以未中以其命令之數易者開之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夫命令者國之綱紀政之隄防綱紀一弛則萬目隨解隄防一傾則横流莫制故為國之本為政之原信為大也比者命令布下尋復衝改是以郡縣

承用者駁姦吏巧詆因緣為市民無所措手足而多犯于有司揆大體而論之此損政之深者儻朝廷出令事干大政必集議而後行下于多方必一定而無變略其苛細删諸重累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此則法制允當協于中理矣臣所謂經費之未節以其用度之無藝者伏以承平之日久是故因循之弊生日知其所增歲不知其所減此費之所以煩也陛下幸加惠思所以撙節之理臣謂宜以約處之而已宫室臺

榭足以順陰陽之候旌旗羽衛足以昭文物之容苑囿池籞足以備游豫之行音官樂部足以具燕享之禮自餘土木之不急者舉罷容衛之罕用者勿飾寬池囿之利下賦於貧民省音樂之伎稍斥其冗食減後苑之工巧息匠司之營繕慎無名之好賜約無功之匪頒罷緇黄之厚施節一切之横費以緩天下水旱之賦以為國家帑廩之實以濟疲農工女稼穡之勤以整老弱孤寡饑勞之殃如此則德澤被于天下而經費有節矣臣所

謂樂未諧于韶濩以其工師之失職者昔舜命九官夔
實典樂漢史叙得人之盛而儒雅質直與協律並列又
漢制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歷代而下樂府令丞
多用士大夫均聲考律其義微矣故師胥瞽矇古所甚
重也今夫執伎以事上者歷象則有司天之監醫藥則
有翰林之署至于琴弈書畫一藝之微者莫不厚賦廪
稍閒蒙寵賜太醫諸工真古者大夫士之職也謂宜略
依司天為之官次補用知鍾律之士以充其選擇取儒

師為之令丞使習其精義通其鍾呂雖名異于韶濩而可以薦天地享祖宗其義一也臣所謂刑未措于成康以其貨利之亂制者伏以國家之在宥天下一統治平德教加於蒸民其陶化抑深矣陛下臨御區極欽恤庶慎急深故之罪寬縱出之罰有惻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而刑未之措獄繫猶蕃其故何由蓋上之寵貨物漁財利之路多筦榷封占之法密閭之以權豪富室侵奪貧細吏務因循或引賕賄不能抑強扶弱是以小人業蹙

窮而思濫者衆矣誠朝廷慎擇守宰摧抑豪猾稍寛利路以優齊民刋定律令除文致毛細之法務從簡易便於遵守使民不敢欺冒而試法吏無以輕重而舞文則刑雖未盡措而羅穽寛矣臣所謂官師或昧于廉平以其澄勸之義廢者按周典小宰以六計獘羣吏之治雖治行不同而同主于廉故馭吏之法麗重惟貨而受賕抵禁相繼有焉意者官刑稍以寛弛部長多所故縱歟夫貪利侵刻下民善事上官腹心爪牙各有施設及貫

盈減趾官以墨敗而又赦令屢下亟蒙釋解丹書未乾已冀收叙此所謂官刑稍以寛弛者也今夫令守有濫黷之迹而守倅縱不考驗守倅有貪暴之政而司官隱不上聞及乎惡積而不可掩事播而不可追罪止不察厥罰至輕倘使諸統攝之司及于聯事之職贓罪相坐以重其累則人自為計下無容姦矣夫峻刑苛禁誠非治世善化之意然今風俗流溢踰軌者衆不嚴官制何以立法猶乎馭騂突而不利乎銜策且奔踶而僨蹶矣

古所謂惟齊非齊者謂此道也臣所謂風俗頹虧于素樸以其分度之禮踰者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令從厥攸好故君人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淫夫風化之所起必由上以達下内而及外且萬邦表則在乎王國今夫彫飾巧偽之器奇邪纎靡之服陳鬻于市流于四方詐偽姦欺聚為淵藪按周官以儀辨等則民不越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古之制民者使之雖富不異服無故不食珍納幣無過五兩合親不踰一肉故

王道之端必自制節始也謂宜益條其僭侈之弊惟事
事為之分度所示制令期于必信如此則爭奪踰靡之俗
革禮義敦厚之教行矣聖策曰夷貊雖率化而時有陵
犯邊鄙者歲時雖嘉靖而時有儆戒變異者茲又以見
陛下過虞冦聚之漸祇畏天戒之重也然陵犯之擾匪
特徼裔之强敵變異之來茲乃陰陽之大事何陛下問
之後乎彼羣蠻依嵠峒之險恃林嶺之阻窺伺無備潛
出攘掠結集如蜂蟻飛迸如鳥獸守臣無狀自投亡地

然此之區區者亦何足以累國威煩聖慮哉臣謂邊事之重其在西北乎北國通好於我餘三十年自漢氏已來南北之和而能堅守信誓如今之久者未之有也非惟懷我恩信利我聘幣抑當我盛德之世無釁可乘夫以利相結者利盡則交踈以勢相合者勢解則難作故有備無患謂之善無恃不來在乎多算又西陲雖受羈縻姑息葢久自國家失朔方棄靈武置戍内地控扼益蹙雖貢職外謹而巢穴内堅鄙上之防不可不戒且自

唐氏中世以降兵農之業離文武之權分而政事不齊

國謀相乖矣今之邊事根本在于廟堂措置設施固非

下臣所得而詳然三軍之命繫於主帥是以擇將之重

兵事之本臣請因平寇之問著于後篇以言之深惟陛

下以天日高明之德承祖宗淳耀之靈夙興視朝中昃

勤聽勑天之命臨此下人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宜乎

自天降休百嘉來應而災異數作譎變仍見上天勤勤

之意諒不徒發而必有所屬也間者殞星如雨流擾失

次地震定襄裂而湧泉雷不收聲泄于窮冬又正月以來日蒙少光輒或數日不解臣鄙儒昧于天官之學竊考春秋之義及前志天文五行之占其咎皆由乎陽德微弱陰道專縱下為阿比盜用威柄者也夫陰之為象臣道也妻道也外國之道也天意若曰將俾陛下察左右之姦正宮闈以禮謹邊防之備者乎夫人君之道所以配乾而法天者蓋取乎乾體之剛天行之健也剛故中正無邪健故運用不息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春秋之義譏大夫之專者夫臣下能竊威福之柄亦不專在乎執政當國者苟信聽之或過則欺誣之隨生蟻漏壞隄炬遺燎原杜漸防微在慎厥始此所謂察左右之姦者也若夫防戚黨之侵預絶女謁之請求御進取周典之文均選循漢氏之制戒留連之害政事省幽怨以延和氣此所謂正宮闈以禮者也若夫將校之列思其智勇可任者為誰卒伍之衆察其鋭驍無前者有幾邊壘守將孰有扞城之材帷幄謀臣孰有折衝之算至

于儲峙輸發之術兵械精完之數有一未備非先勝之道也此所謂謹邊防之備者也夫是三者惟在陛下存神而遠照凝慮而深思利柄勿以假人主威貴乎獨運雖篋櫝已固扃鑰不可不嚴雖垣墉既修關鍵不可不設用乾剛以弭陰異謹人事以應天心如此則災異不足消休祥不足致也且聖策俾人精心極慮無有所隱臣既冒陛下斯舉矣敢悼後害而為身謀者歟亦在陛下寛狂妄之誅以來天下至當之言焉聖策曰古之制

度可用于今今之章程有鑒于古并宜條列勿事猥并

臣謹按春秋之義譏變古易常者而又善變之正者蓋

國之善制不可輕變其未至者變之可也伏以先制舊

法彼此一時事體權宜各有云設誠大制度或大典章

為世規摹著在甲令故當守而勿失謹以奉行至于凡

小事為因時消息或迹存而理異或法久而姦生必践

而行以為無改於祖宗之道此所謂膠柱而鼓瑟刻舟

以求劍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復而不厭久

而不弊之謂道昔先王之作爲爵禄賞罰以親攬其柄是以爲天下之主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若政無大小人無善惡進退用舍一取諸舊是爵禄賞罰不在人主而在例也與奪之柄於陛下何有臣願陛下革弊去蠹無不忍之愛拔材賞忠無跡賤之隔大稽諸古小度於今使天下之耳目常新萬務之本原必正無曰引例合義而已如此則古之制度斯用于今今之章程自合于古矣帝王之制

不亦光大乎聖策曰立樂之方何以格神祇而來瑞物祥刑之要何以空囹圄而致和氣臣前所謂謹工師之職齊貨利之制者備矣夫樂作而順氣成象則和和則瑞物至矣故夔曰於予擊石拊石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刑得中則清清則和氣應矣故周官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越夫是則和氣其有不通乎聖策曰遴揀多士懋建庶官咸有常規可為來範唐氏考功之格善最悉陳漢家剌部之儀科條具舉臣按唐六典考功考

課之法有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為近侍之最銓衡人物簡擢良材為選司之最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為考校之最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為判事之最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為宿衛之最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為督領之最推鞫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讎校精審明於刊定為校正之

最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為宣納之最訓道有方生徒克業為學官之最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將帥之最禮義興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詳録典正詞理兼舉為文史之最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為糾正之最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為勾檢之最職事修理供承强濟為監掌之最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為役使之最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之最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為倉庫之最推步盈虚究理精密為歴官之最占候醫卜效驗居多為方術

之最譏察有方行旅無壅為關津之最市鄽不擾奸濫不行為市司之最收養肥碩蕃息孳多為牧官之最邊境肅清城隍修理為鎮防之最類其善最校定内外文武官吏之課為九等焉漢刺史以六條察所部二千石其略曰豪右兼并占田過制曰二千石納引賕賄曰喜怒任情曰選署不平曰子弟請託曰違公下比此科條之目也聖策曰士民之類愚衆賢寡奢僭相尚習以成風不嚴而化其術安在夫戒奢防僭之術臣既略陳于

前矣盖民之為名謂其泯然無知辨者愚之衆也所稟盖然其動静趣習惟上是視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言下化上之速也在易履卦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上下誠辨則民志斯定矣其在節卦象曰節以制數度議德行夫數度有等則貴賤章别德行見奨則賢愚自分此則節之本也陛下念民習侈屢以為問有以見聖意之深憫乎末俗之不厚也間者頒下詔旨戒服用之尤濫者媮靡少損矣然未足

以稱陛下淳儉之教意者民之所傚者其本未正歟春秋之義法之所建必自貴者始陛下誠欲清天下之弊其自諸戚里豪貴大臣之家以先之上徐趨而下奔走矣不嚴而化此其術也聖策曰盜賊强寇何以革其非心漠然大鈞何以致其順序者夫制馭邊陲臣旣列于前篇矣其擇將之事請得復盡焉今禁衛千幕環絡京甸什五相長偏裨相承六軍之重統乎元帥而皆起奔走之勤舊積恩澤以稍遷以軀力為武以引强為材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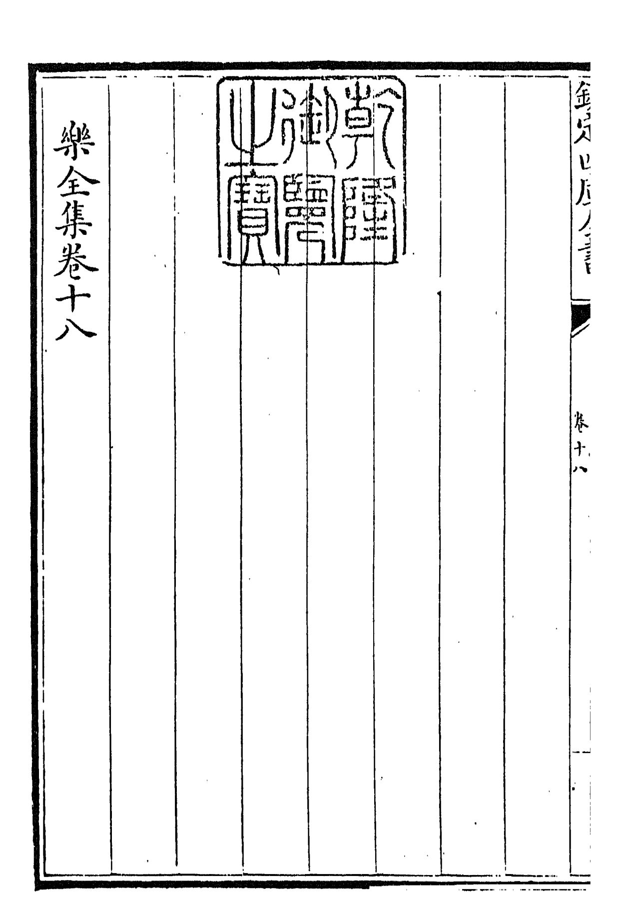
不足以達機變惠不足以撫部伍冒没寵利優游太平輕肥相夸坐受姑息設不幸遐陬有嘯聚之寇邊隅有侵牧之擾雖受成于上指縱在人非惟師律之不臧智勇之無恃是其肯委易得之富庶冒難死之鋒刃乎故將不知兵主不擇將無功厚賜無勞重禄皆法所忌者也向者朝廷念將帥之材難是以擇搢紳之能者然其所得率多善奔走人事以為寵利之路而已其鈐略才藝不謂無之然固鮮焉誠國家因為科條損益其制使

夫衣冠之應詔者為設機宜十問以策之必有稽於軍志精合於時體者為通擢之理戎祭于列校其方略智勇固未之盡抑猶愈于徒進者也至于和大鈞致大順茲由民心下和則和氣上應爾時使薄斂以富之緩刑弛力以佚之制節謹度以平之擇吏審令以安之是以政和則民和民和而後陰陽和陰陽和則大鈞調而順氣序矣聖策曰且道者萬世無弊而前代有忠文相救之說法者百王不易而舊典著輕重異用之宜者夫董

生推道蓋探其本而言荀卿論刑蓋有所激而發彼三代之弊雖有忠文相救之說至于法天順人之意其可改乎此則萬世無弊之本也彼治亂之世雖有輕重異用之宜至于遏惡扶善之用其可殊乎此則百王不易之制也聖策曰戴記為國有九經所宜詮次周官辨地以五物咸為數陳夫為國有九經者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無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

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為國之九經也周官大司徒之職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蠃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此五地之物也聖策曰固將施之於行事匪獨取之於虛

文茲以見陛下虛已以諮詢留聽于蒭菲者也臣才識迂鄙不通於政至于所發亦庶幾有以上當聖心者陛下不廢其言擇其近似者粉澤而用之使天下知國家設科取士之道不爲虛名則豈惟臣之獨被寵靈也哉固朝廷之盛美者已臣昧死上對次年夏戎阻命西邊用兵朝廷多事矣又二年契丹來渝平



樂全集卷十八